

春來半島

余光中

絳紗弟子音塵絕，鸞鏡佳人舊會稀。

今日致身歌舞地，木棉花暖鷓鴣飛。

一千多年前李商隱所寫的這首〈李衛公〉，淒麗不堪回首，令人不禁想起更古的一首七絕，杜甫的〈江南逢李龜年〉。不過〈李衛公〉的景物是寫廣州，也可泛指嶺南，比江南又更遠一點，而如果不管前兩句，單看最後一句，則「木棉花暖鷓鴣飛」真是春和景明，綺艷極了，尤其一個「暖」字，真正是木棉花開的感覺。

木棉是亞熱帶和熱帶常見的花樹，從嶺南一直燃燒到馬來和印度。最巧的是，今年它同時當選為高雄和廣州的市花，真可謂紅遍兩岸。據說偌大一座五羊城，投給英雄木的選票自得八千多張，比在高雄少了一半的票數。海關雖嚴，春天卻是甚麼邊界也擋不住的。南海波暖，一到四月，幾場回春的穀雨過後，木棉的野燒一路燒來這嶺南之南的一角半島。每次駛車進城，迴旋高低的大埔路旁，那一炬又一炬壯烈的火把，燒得人頰暖眼熱，不由也染上一番英雄氣概。木棉是高大的落葉喬木，樹幹直立五十多呎，枝柯的姿態朗爽，花葩的顏色鮮麗，而且先綻花後發葉，亮橙色的滿樹繁花，不雜片葉，有一種剖心相示的烈士血性，真令四周的風景都感動起來。一路檢閱春天的這一隊前衛，壯觀極了。

然後是布穀聲裏，各色的杜鵑都破土而綻，粉白的，淺絳的，深紅的，中文大學的草坡上，一片迷霞錯錦，看得人心都亂了。可以想見，在海藍的對岸，春天也登陸了吧。我當過年輕講師的那幾座校園裏，此花更是當令，霞肆錦驕的杜鵑花城裏，只缺了一個遲遲的歸人。

和木棉形成對照的，是嬌柔媚人的洋紫荊，俗稱香港蘭樹，一九六五年後成為香港的市花。不過此花從初冬一貫直到初春，不能算春天嫡系的花族。沙川一帶，尤其是中大的校園，春來最引人注目、停步、徘徊憐惜而不忍匆匆路過的一種花樹，因為相似而常被誤為洋紫荊的，是名字奇異的「宮粉羊蹄甲」，英文俗稱駝蹄樹。此樹花開五瓣，嫩蕊纖長，葩作淡玫紅色，瓣上可見火赤的紋路。美中不足，是陪襯的荷色綠葉岔分雙瓣，不夠精緻，好在花季盛時，不見片葉，只見滿樹的燦錦爛繡，把四月的景色對準了焦點，十足的一派唯美主義。正對我研究室窗下，便有一行宮粉羊蹄甲，花事煥發長達一月，而雨中清鮮，霧中飄逸，日下則暖熟蒸騰，不可逼視，整個四月都令我蠢蠢不安。美，總是令人分心的。還有一種宮粉羊蹄甲開的是秀逸皎白的花，其白，艷不可近，純不可瀆；崇基學院的坡堤上頗有幾株，每次雨中路過，我總是看到絕望才離開。

霧雨交替的季節，路旁還有一種矮矮的花樹，名字很怪，叫裂斗錐栗，發花的姿態也很別致。其葉肥大而翠綠，其花在枝梢叢叢迸發，輻射成一瓣瓣乳酪色的六寸長針，遠遠看去，像一羣白刺蝟在集會，令人吃驚，而開花得如此怒髮奮髭，又令人失笑。

畢竟是春天了，連帶點僧氣和道貌的松杉，也不由自主地透出了幾分嫵媚。陽臺下面一望澄淨，是進則為海退則為湖的吐露港，但海和我之間卻虛掩着一排松樹，不使風水一覽無餘，也不讓我的晝嘯夜吟悉被山魅水妖窺去，頗有羅漢把關的氣象。不過這一排松樹不是羅漢松，而是馬尾松。挺立的蒼幹，疎疎的翠柯，卻披上其密如繡其虛如煙的千億針葉，無論是近仰遠觀，久了，就會有那麼一點禪意。松樹的一切都令人感到肅穆高古：即使滿地的松針和龍鱗開剝的松果，也無不飽含詩意。「空山松子落」，恐怕是禪意最高的詩句了吧？在一切花香之上，松香是最耐聞的。在一切音韻之上，松濤是最耐聽的。如果梅是國花，松，自然是國樹了。

就連老僧一般的松樹，四月間也忽然抽長出滿是花粉的淺黃色燭形長葩，滿樹都是，恍若翡翠的巨燭臺上，滿擎着千枝黃燭，即使夜裏，也予人半昧半明的感覺。如果一片山坡上都供着這些壯麗的燭臺，就更像祭壇了。梵谷看到，豈不大狂？最美是霧季來時，白茫茫的渾沌背景上，反映着陽臺下那一排松影，筆觸乾淨，線條清晰，那種水墨清趣，真值得霧失樓臺、泯滅一切的形象來加以突出。

沙田這一帶，也偶見鳳凰木、夾竹桃之類，令人隔海想念台灣。不過最使人觸目動心，至於落入言詮的，卻是掩映路旁蔽翳坡側的相思樹，本地人稱台灣相思。以前在台灣初識相思樹，是在東海大學的山上，校門進去，柏油路兩側，枝接柯連，翠葉翳天的就是此樹。葉珊說：「這就是相思」，給我的印象很深。當時覺得此樹不但名字取得浪漫，便於入詩，樹的本身也夠俊美，非獨枝幹依依，色調在粉黃之中帶著灰褐，很是低柔，而且纖葉細長，頭尾尖秀，狀如眉月，在枝上左右平行地抽發如篋，緊密的梳齒，梳暗了遠遠的天色，卻又不像鳳凰木的排葉那麼嚴整不苟。

沒有料到來了沙田，四野的相思樹茂鬱成林，風起處，春天遍地的綠旗招展，竟有一半是此樹。中大的車道旁，相思林的翠旌交映，迤邐不絕，連車塵都有一點香了。以前不知相思樹有花，來沙田七年也未見到花季，今年卻不知何故，或許是雨水正合時吧，到了四月中旬，碧秋樓下石階右邊的相思叢林，不但換上鮮綠的新葉，而且綻開紛黃如絨球的一簇簇花來，襯在叢葉之間，起初不過點點碎金，等到發得盛了，其勢如噴如爆，黃與綠爭，一場油酥酥的春雨過後，山前山後，坡頂坡底，迎目都是一樹樹猖狂的金碧，正如我在詩中所說：「虛幻如愛情

故事的插圖。

這愛情樹不但虜人的眼睛，還要誘人的鼻孔。只要走入了它的勢力範圍，就有一股股飄忽不定而又馥郁迷人的暗香，有意無意地不斷襲來，你的抵抗力很快就解除了。你若有所失地仰起臉來，向這一片異香行深呼吸，而春深似海，無論你的橫隔膜如何鼓動，雙肺的小風箱能吐納多少薌澤？幾個回合下來，你便饜足了。滿林的香氣，就這麼如紗如網，牽惹着醺醺的行人，從四月底到六月初，暗施其金黃的蠱術。每次風後，黃絨紛紛便搖落如金粉，雨後呢，更是滿地的碎金了，行人即使要避免踐踏，只怕也無處可以落腳。最後，樹上的金黃已少於地上的金黃，黃金的春光便讓給了青翠的暑色。一場花季，都輾成了車塵。

相思樹原產於台灣及菲律賓，卻無人叫做菲律賓相思。台灣相思的名字真好，雖然不是為我而取，卻牽動我多少的聯想。樹名如此惹人，恐怕跟小時候讀的唐詩有關：「紅豆生南國，春來發幾枝。願君多采擷，此物最相思。」這麼深永天然的好詩，只怕我一輩子也寫不出來的了。不過此地的紅豆，一名相思子，相傳古時有人客死邊地，其婦在樹下慟哭而卒，卻不是台灣相思的果實，未免掃興。王維詩句這麼動人遐思，當然在於紅豆的形象，可是南國的魅力，也不可抵抗。小時候讀這首詩，身在江南，心裏的「南國」本來渺茫無着，隱隱約約，或者就在嶺南吧，其實，「木棉花暖鷓鴣飛」，也是一種南國情景。那時江南少年，幼稚而又無知，怎料得到他的後半輩子，竟然更在南國以南。

——一九八二年初夏

出處：

余光中：〈春來半島〉，載於黃維樑編：《吐露港春秋——中大學者散文選》，香港：中文大學出版社，1993年，頁60-64。

作者簡介：

作者余光中，福建永春人，1928年生於南京。台灣大學外文系畢業，美國愛荷華大學碩士，香港中文大學榮譽文學博士、國立政治大學名譽文學博士。曾任國立台灣師範大學、國立政治大學教授，數度在美國講學。1974年至1985年任香港中文大學中文系教授，1980年回台一年任師範大學英語系主任，後曾任台灣國立中山大學文學院院長、外文研究所所長(1985-1991)及外文系教授(1985-1999)。其著作豐富，詩、散文、評論、翻譯所著專書逾五十種，近年在台灣及香港所出版之各種選集亦近三十種。詩文作品廣泛收入台灣、大陸、香港三地之課本，頻率最高者為〈鄉愁〉、〈我的四個假想敵〉、〈聽聽那冷雨〉。他曾在

散文〈從母親到外遇〉中寫到：「大陸是母親，臺灣是妻子，香港是情人，歐洲是外遇。」表現出一位往來多地的學者對各地的情感。

作者於 1982 年初夏撰此文，當時作者身於沙田的中文大學。此文先收錄於余光中的詩文選集《春來半島》（香港：香江出版公司，1985 年），這本選集是以香港的生活為主題的。居港十年，作者於《春來半島》自序云：「『香港時期』的筆耕成績，無論在詩、散文、翻譯、批評各方面，對我都非常重要。」原因是：「十年之後他(作者本人)完全認同了此地，『姑且的家』變成了當然的家」、「香港，已經成為我生命的一部分。」作者在序中說：「這麼一個重要的時期，無論就創作的經歷或個人的感情，似乎都應該有所留念。」《春來半島》得以成書就是因著這份情感。